

展纲,生命危险威胁着他,只得亡命江湖,上了二龙山。他走过来的这条道路固然是和鲁智深有显著的不同,就是和林冲也大有区别。另外还可以举林冲和王进为例。他们相同的程度更大:同是禁军教头,同受高俅陷害,但他们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:林冲毕竟是个慷慨仗义的有血性的好汉,所以当时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去寻仇人陆谦,寻不见时又耐心地等了三天。王进却是懦弱的安分人,回到家中竟对子二人抱头而哭,结果选择了逃亡的道路。这样的描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。在生活里,同一个阶层的人物有着相同的共性,而这共性又总是通过人物各自的互不重复的个性表现出来的。

《水浒传》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,生动地描写了众多的人物;和这比较起来,《水浒传》的结构也是相称的。它很好地起到了表现主题思想的作用。

它一环扣紧一环地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有时,每一个故事出现一个主要的英雄人物,写他的性格的发展,写他的生活的道路。像鲁智深、林冲、杨志、宋江、武松等等,都有着这样类似传记性质的段落。每一个段落又出现几个精彩的场面,使人物处身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中,更好地展开他的性格。像拳打镇关西、大闹野猪林、风雪山神庙、汴京城卖刀、智取生辰纲、怒杀阎婆惜、景阳岗打虎、供人头设祭、浔阳楼吟反诗、黑旋风斗浪里白条、沂岭杀四虎等等,无不绘声绘影,富有艺术的魅力,把人物的形象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。

《水浒传》的艺术成就同样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。它的语言,以北方的口语为基础,经过加工,千锤百炼,丰富而生动,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刻画出鲜明的形象。

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上。书内主要的英雄人物的语言因每人的性格、身分和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。写人物的对话,不只是为了交代情节,而且是为了更鲜明地表现人物的性格,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。例如第七十一回写武松、李逵、鲁智深三人反对招安的话就带有各人的性格的特征:武松直爽而诚恳,李逵莽撞,鲁智深则是粗中有细。在这一段里,不但对话概括了人物的性格,就是写动作的几个词也都画龙点睛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。武松是在“叫”李逵不仅“大叫”,而且“睁圆怪眼”,说完话还一脚把桌子踢起,跌成粉碎;而鲁智深却是在“道”了,话内大讲道理,语调也非常凄凉。他们三人都反对招安,但是反对的程度不同,对于反对招安这件事情的认识也不同,作者写这一切又都是从他们的性格出发的。这些地方显示了《水浒传》语言的高度的表达能力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朋友能够轻松愉快地阅读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这四部中华名著,我们对每部名著原来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缩写,希望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尽情吸收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的营养,通过收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我们一代一代中得以流传,发扬光大。

引 首

诗曰：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天下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话说这八句诗，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，姓邵，讳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所作。为叹五代残唐，天下干戈不息。那时朝属梁，暮属晋，正所谓是：“朱李石刘郭，梁唐晋汉周，都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。”后来感得天道循环，向甲马营中生出太祖武德皇帝来。这朝圣人出世，红光满天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宽洪，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：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！那天子扫清环宇，荡静中原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。九朝八帝班头，四百年开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尧夫先生赞道：“一旦云开复见天。”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。

自庚申年间受禅，开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。传位与御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传位与真宗皇帝。真宗又传位与仁宗。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，至天圣九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。这九年谓之一登。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，这九年亦是丰富，谓之二登。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，这九年田禾大熟，谓之三登。一连三九二十七年，号为“三登之世”。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。谁道乐极悲生。嘉祐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，雪片也似申奏将来。

且说东京城里城外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，自出俸资合药，救治万民。那里医治得？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。专要祈祷，禳谢瘟疫。不因此事，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，哄动宋国乾坤，闹遍赵家社稷！

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，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释罪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救翰林院，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

不料其年瘟疫转盛，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，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，一行都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，大小官员出郭迎接。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，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

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。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，礼拜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，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既然恁地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下在庭心里，和小黄门踢气毬，你自过去。”

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：那个气毬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，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王都尉亲随，受东人使令，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。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！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气毬，你唤做甚么？”高俅叉手跪覆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端王道：“这是‘齐云社’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伤？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！”三回五次告辞，端王定要他踢。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采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奉承端王，那身分模样，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，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？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便索了高俅过来做伴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，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抬举你，你有边功方可升迁，先教枢密院与你人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

高俅得做太尉，选拣吉日良辰，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马步人等，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，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？此人即系推病在家，快与我拿来！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

片时王进便到。上前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，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，今番难保了！俺道是甚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！比先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月将息不起，有此之仇。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太尉，正待要报仇。我不想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俺如何与他争得，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。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’。只恐没处走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王教头母子二人便离了东京，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在路一月有余。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，王进看了，道：“好了！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这庄主太公为人甚善，一切为王进母子安排妥当。

次日，睡到天晓，不见起来。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，听得王进老母在房中声唤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失晓，好起来了！”王进听得，慌忙出房来，见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起多时了，夜来多多搅扰，甚是不当。”太公问道：“谁人如此声唤？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疼病发。”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，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，我有个医心疼的方，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，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。”王进谢了。

话休絮繁。自此，王进母子二人，在太公庄上服药。住了五七日，觉道母亲病愈痊了，王进收拾要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得太公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！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较一较么？”

王进道：“恕无礼！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。那后生看了一看，拿条棒滚将入来，径奔王进。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轮着棒又赶入来。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，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掣，却望后生怀里直搦将来，只一缴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望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了棒，向前扶住，道：“休怪，休怪！”

那后生爬将起来，便去旁边搬条凳子纳王进坐，便拜道：“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，原来不值半分！师父，没奈何，只得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此搅扰宅上，无恩可报，当以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教那后生穿了衣裳，一同来后堂坐下。叫庄客杀一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。四个人坐定，一面把盏。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，小儿‘有眼不识泰山’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太公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，这村便唤做史家村，村中总有三四百家，都姓史。老汉的儿子从小不负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，母亲说他不得，一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投师父教他。又请高手工匠人，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膊胸膛，总有九条龙，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‘九纹龙’史进。教头今日既到这里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大喜道：“太公放心！既然如此说时，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。”自是又住数月，教了史进本事。

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。只说史进回到庄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气力，亦且壮年，又没老小，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，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。不到半载之间，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，数日不起。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，不能痊

可。呜呼哀哉，太公殁了。

自史太公死后，又早过了三四月日。时当六月中旬，炎天正热。那一日，史进无可消遣，捉个交床，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。对面松林透过风来，史进喝采道：“好凉风！”正乘凉哩，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，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：“作怪！谁在那里张俺庄上？”史进跳起身来，转过树背后，打一看时，认得是猎户獐兔李吉。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张我庄内做什么？莫不是来相脚头？”李吉答道：“小人怎敢？一向没有野味，以此不敢来。”史进道：“胡说！偌大一个少华山，恁地广阔，不信没有个獐儿、兔儿？”李吉道：“大郎原来不知，如今山上，添了一伙强人，扎下一个山寨，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，有百十四匹好马。为头那个大王唤做‘神机军师’朱武，第二个唤做‘跳涧虎’陈达，第三个唤做‘白花蛇’杨春。这三个为头，打家劫舍，华阴县里禁他不得，出三千贯赏钱，召人拿他。谁敢上去惹他？因此上，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那讨来卖！”史进道：“我也听说说有强人，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，必然要恼人。李吉，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。”李吉唱个喏，自去了。

且说少华山寨中，为头的“神机军师”朱武，那人原是定远人氏，能使两口双刀，虽无十分本事，却精通阵法，广有谋略；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，原是郾城人氏，使一条出白点钢枪；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，蒲州解良县人氏，使一口大杆刀。当日朱武却与陈达、杨春说道：“如今我听说华阴县里，出三千贯赏钱，召人捉我们，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。只是山寨钱粮欠少，如何不去劫掠些来，以供山寨之用？聚积些粮食在寨里，防备官军来时，好和他打熬。”跳涧虎陈达道：“说得是。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，看他如何？”白花蛇杨春道：“不要华阴县去，只去蒲城县，万无一失。”陈达道：“蒲城县人户稀少，钱粮不多，不如只打华阴县，那里人民丰富，钱粮广有。”杨春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若去打华阴县时，须从史家村过，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，不可去撩拨他，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！”陈达道：“兄弟好懦弱！一个村坊，过去不得，怎地敢抵敌官军？”杨春道：“哥哥不可小觑了他，那人端的了得！”朱武道：“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，说这人真有本事，兄弟休去罢。”陈达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两个闭了鸟嘴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他只是一个人，须不三头六臂，我不信！”喝叫小喽罗：“快备我的马来，如今便去打史家庄，后取华阴县！”

休说陈达去向，却说朱武、杨春两个，正在寨里猜疑，捉摸不定，且教小喽罗再去探听消息。只见回去的人，牵着空马，奔到山前，只叫道：“苦也！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，送了性命。”朱武问其缘故，小喽罗备说交锋一节，怎当史进英雄下马就缚。朱武道：“我的言语不听，果有此祸。”杨春道：“我们尽数都去与他死并，如何？”朱武道：“亦是不可。他尚自输了，你如何并得他过？我有一条苦计，若教他不得，我和你都休。”杨春问道：“如何苦计？”朱武附耳低言说道：“只除恁地。”杨春道：“好计！我和你便去，事不宜迟。”

再说史进正在庄上，忿怒未消，只见庄客飞报道：“山寨里朱武、杨春自来了。”史进道：“这厮合休，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。快牵马过来！”一面打起梆子，众人早都到来。史进上了马，正待出庄门，只见朱武、杨春步行，已到庄前，两个双双跪下，擎着四眼泪。史进下马来，喝道：“你两个跪下如何说？”朱武哭道：“小人等三个，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。当初发愿道：‘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死。’虽不及关、张、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，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，无计恳求，今来一径就死。望英雄将我三人，一发解官请赏，暂不皱眉。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，并无怨心。”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“他们直恁义气，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，反教天下好汉们，耻笑我不英雄。自古道：‘大虫不吃伏肉。’”于是放了三人尽数归寨。

却说朱武等三人，归到寨中坐下，朱武道：“我们非这条苦计，怎得性命在此？虽然救了一人，却也难得史大郎为义气上，放了我们，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，谢他救命之恩。”

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，不时间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，不止一日。寨里头领，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。

荏苒光阴，时遇八月中秋到来，史进要和三人说话，约至十五夜，来庄上赏月取酒。先使庄客王四，赍一封请书，直去少华山上，请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来庄上赴席。王四却因贪杯，路上失了山寨回信，叫人拾去，早报了官，王四却在史进面前撒谎瞒了过去。

不觉中秋节至，是日晴明得好。史进当日分付家中庄客，宰了一腔大羊，杀了百十个鸡鹅，准备下酒食筵宴。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，史进对席相陪，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。一面饮酒，庄内庄客轮流把盏，一边割羊劝酒。酒至数杯，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，史进和三个头领叙说旧话新言。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，火把乱明，史进大惊，跳起身来道：“三位贤友且坐，待我去看。”喝叫庄客：“不要开门！”搬条梯子上墙，打一看时，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，引着两个都头，带着三四百士兵，围住庄院。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，外面火把光中，照见钢叉、朴刀、五股叉、留客住，摆得似麻林一般。两个都头口里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强贼！”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，怎地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，结识了十数个好汉。

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桥去。智深一者得了史进，肚里胆壮；二乃吃得饱了，那精神气力越使得出来。两个斗到八九合，崔道成渐渐力怯，只得走开，那飞天药叉丘道人见和尚输了，便仗着朴刀来协助。这边史进见了，便从树林子里跳将出来，大喝一声：“都不要走！”掀起笠儿，挺着朴刀，来战丘小乙。四个人两对厮杀。智深与崔道成正斗到间深里，智深便处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只一禅杖，把生铁佛打下桥去。那道人见倒了和尚，无心恋战，卖个破绽便走，史进喝道：“那里去？”赶上，望后心一朴刀，扑地一声响，道人倒在一边。史进踏人去，掉转朴刀，望下面只顾脰脰察察的撇。智深赶下桥去，把崔道成背后一禅杖。可怜两个强徒，化作南柯一梦。

两个再赶入寺里来，香积厨下拿了包裹。再缚几个火把，直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。凑巧风紧，刮刮杂杂地火起，竟天价火起来。智深与史进看着，等了一回，四下火都着了。二人道：“‘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’，俺二人只好撒开。”

于是九纹龙自去了。只说智深自往东京，在路又行了八九日，早望见东京。入得城来，但见街坊热闹，人物喧哗。来到城中，陪个小心，问人道：“大相国寺在何处？”街坊人答道：“前面州桥便是。”智深提了禅杖便走，早进得寺来。

少刻，只见智清禅师出来。知客向前禀道：“这僧人从五台山来，有智真禅师书在此。”清长老道：“师兄多时不曾有法帖来。”知客叫智深道：“师兄，快来礼拜長老。”只见智深却把那炷香没放处，知客忍不住笑，与他插在炉内。拜到三拜，知客叫住，将书呈上。清长老接书拆开看时，中间备细说着鲁智深出家缘由，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，“万望慈悲收录，做个职事人员，切不可推故，此僧久后必当正果”。清长老道：“你既是我师兄真大师荐将来我这寺中挂搭，做个职事人员，我这敝寺，有个大菜园，在酸枣门外岳庙间壁，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领，每日教种地人，纳十担菜蔬，馀者都属你用处。”

且说菜园左近，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，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，靠着养身。因来偷菜，看见廨宇门上，新挂一道库司榜文，那几个泼皮看了，便去与众破落户商议道：“大相国寺里，差一个和尚，甚么鲁智深，来管菜园。我们趁他新来，寻一场闹，一顿打下头来，教那厮伏我们！”数中一个道：“我有一个道理。他又不曾认得我，我们如何便去寻得闹？等他来时，诱他去粪窖边，只做参贺他，双手抢住脚，翻筋斗，掀那厮下粪窖去，只是小要他。”众泼皮道：“好，好！”商量已定，且看他来。

且说智深出到菜园地上，东观西望，看那园圃。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，拿着些果盒酒礼，都嘻嘻的笑着道：“闻知师父新来住持，我们邻舍街坊，都来作庆。”智深不知是计，直走到粪窖边来。那伙泼皮一齐向前，一个来抢左脚，一个便抢右脚，指望来掀智深。只教智深：脚尖起处，山前猛虎心惊；拳头落时，海内蛟龙丧胆。

那伙泼皮怎的来掀智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

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，有两个为头的，一个叫做“过街老鼠”张三，一个叫做“青草蛇”李四。这两个为头接将来，智深却也却好去粪窖边，看见这伙人都不走动，只立在窖边，齐道：“俺特来与和尚作庆。”智深道：“你们既是邻舍街坊，都来廨宇里坐地。”心里却早已起疑，待众泼皮来掀，都打将下粪池去。众泼皮一个劲叫饶才叫洗了，过廨宇里坐地。

智深先居中坐了，指着众人道：“你那伙鸟人，休要瞒洒家，你等都是甚么鸟人，到这里戏弄洒家？”那张三、李四并众伙伴，一齐跪下说道：“小人祖居在这里，都只靠赌博讨钱为生。这片菜园是俺们吃饭碗，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，要奈何我们不得。师父却是那里来的长老？怎的了得！相国寺里不曾见有师父，今日我等愿情伏侍。”智深道：“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，只为杀得人多，因此情愿出家。五台山来到这里。洒家俗姓鲁，法名智深。休说你这三二十个人直甚么，便是千军万马队中，俺敢直杀得人去出来！”众泼皮喏喏连声，拜谢了去。智深自来廨宇里房内，收拾整顿歇卧。

次日，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，买了十瓶酒，牵了一个猪，来请智深。都在廨宇安排了，请鲁智深居中坐了，两边一带坐定那三二十泼皮饮酒。智深道：“甚么道理？叫你众人们坏钞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有福，今日得师父在这里，与我们众人做主。”智深大喜。吃到半酣里，也有唱的，也有说的，也有拍手的，也有笑的。正在那里喧哄，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的叫，众人有扣齿的，齐道：“赤口上天，白舌入地。”智深道：“你们做甚么鸟乱？”众人道：“老鸦叫，怕有口舌。”智深道：“那里取这话？”那种地道人笑道：“墙角边绿杨树上，新添了一个老鸦巢，每日直聒到晚。”众人道：“把梯子去上面，拆了那巢便了。”有几个道：“我们便去。”智深也乘着酒兴，都到外面看时，果然绿杨树上有一个老鸦巢。众人道：“把梯子上去拆了，也得耳根清净。”李四便道：“我与你盘上去，不要梯子。”智深相了一相，走到树前，把直裰脱了，用右手向

下,把身倒缴着,却把左手扳住上截,把腰只一趁,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。众泼皮见了,一齐拜倒在地,只叫:“师父非是凡人,正是真罗汉!身体无千万斤气力,如何拔得起?”智深道:“打甚鸟紧!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。”众泼皮当晚各自散了。

从明日为始,这二三十个破落户,见智深匾匾的伏,每日将酒肉来请智深,看他演武使拳。众泼皮道:“这几日见师父演力,不曾见师父使器械,怎得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。”智深道:“说的是。”自去房内取出浑铁禅杖,头尾长五尺,重六十二斤。众人看了,尽皆吃惊,都道:“两臂膊没水牛大小气力,怎使得动?”智深接过来,飏飏的使动,浑身上下,没半点儿参差。众人看了,一齐喝采。

智深正使得活泛,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,喝采道:“端的使得好!”智深听得,收住了手,看时,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个官人,生的豹头环眼,燕颌虎须,八尺长短身材,三十四五年纪,口里道:“这个师父端的非凡,使得好器械!”众泼皮道:“这位教师喝采,必然是好。”智深问道:“那军官是谁?”众人道:“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,名唤林冲。”智深道:“何不就请来厮见?”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,两个就槐树下相见了,一同坐地。林教头便问道:“师兄何处人氏?法讳唤做甚么?”智深道:“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,只为杀得人多,情愿为僧。年幼时也曾到东京,认得令尊林提辖。”林冲大喜,就当结义智深为兄。

恰才饮得三杯,只见女使锦儿,慌慌急急,红了脸,在墙缺边叫道:“官人!休要坐地!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。”林冲连忙问道:“在那里?”锦儿道:“正在五岳楼下来,撞见个诈见不及的,把娘子拦住了,不肯放!”林冲慌忙道:“却再来望师兄,休怪,休怪!”

林冲别了智深,急跳过墙缺,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。稍会,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,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,也大踏步抢入庙来。林冲见了,叫道:“师兄那里去?”智深道:“我来帮你厮打!”林冲道:“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,不认得荆妇,一时间无礼。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,太尉面上须不好看。自古道:‘不怕官,只怕管。’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,权且让他这一次。”于是智深相别,自和泼皮去了。林冲领了娘子并锦儿取路回家,心中只是郁郁不乐。

且说这高衙内,引了一班儿闲汉,自见了林冲娘子,又被他冲散了,心中好生着迷,快快不乐,回到府中纳闷。过了三两日,众多闲汉都来伺候,见衙内心焦,没撩没乱,众人散了。数内有一个帮闲的,唤作“干鸟头”富安,理会得高衙内意思。便附耳献上一计,高衙内喝采道:“好条计!就今晚着人去唤陆虞候来分付了。”原来陆虞候家,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内。次日商量了计策,陆虞候一时听允,也没奈何。只要衙内欢喜,却顾不得朋友交情。然而事情却不能如意,又被林冲闯散了。

且说高衙内,从那日在陆虞候家楼上吃了那惊,跳墙逃走,不敢对太尉说知,因此在府中卧病。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症。那陆虞候和富安,见老都管来问病,两个商量道:“只除恁的。”老都管道:“这个容易,老汉今晚便禀太尉得知。”两个道:“我们已有计了,只等你回话。”

老都管至晚来见太尉,说道:“衙内不害别的症,却害林冲的老婆。”高俅道:“既如此,你明日便与我行。”不在话下。

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,把这件事不记心了。那一日,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,见一条大汉,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,穿一件旧战袍,手里拿着一口宝刀,插着个草标儿,立在街上,口里自言自语说道:“不遇识者,屈沉了我这口宝刀。”林冲见是好刀,便讨好了价,买了下来。

林冲于是别了智深,自引了卖刀的那汉,去家中将银子折算价贯,准还与他。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,喝采道:“端的好把刀!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,胡乱不肯教人看,我几番借看,也不肯将出来。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,慢慢和他比试。”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,夜间挂在壁上,未等天明,又去看那刀。

次日,已牌时分,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:“林教头,太尉钧旨,道你买一口好刀,就叫你将去比看。太尉在府里专等。”林冲听得,说道:“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!”两个承局,催得林冲穿了衣服,拿了那口刀,随这两个承局来。一路上,林冲道:“我在府中不认得你。”两个人说道:“小人新近参随。”却早来到府前。进得到厅前,林冲立住了脚。两个又道:“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。”转入屏风至后堂,又不見太尉,林冲又住了脚。两个又道:“太尉直在里面等你,叫引教头进来。”又过了两三重门,到一个去处,一周遭都是绿栏杆。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,说道:“教头,你只在此少待,等我去禀太尉。”林冲拿着刀,立在檐前。

两个人自入去了,一盏茶时不见出来。林冲心疑,探头入帘看时,只见檐前额上,有四个青字,写道“白虎节堂”。林冲猛省道:“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,如何敢无故辄入?不是礼!”急待回身,只听得靴履响,脚步鸣,一个人从外面入来。林冲看时,不是别人,却是本管高太尉。林冲见了,执刀向前声喏。太尉喝道:“林冲,你又无呼唤,安敢辄入白虎节堂!你知法度否?你手里拿着刀,莫非来刺杀下官?有人对我说,你两三日,拿刀在府前伺候,必有歹心!”林冲躬身禀道:“恩相,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,将刀来比看。”太尉喝道:“承局在那里?”林冲道:“恩相,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。”太尉道:“胡说!甚么承局,敢进我府堂里去!左右与我拿下这厮!”说犹未了,旁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,把林冲横推倒拽下去。

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

话说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，拿下林冲要斩，林冲大叫冤屈。于是传令解林冲去推问勘理。

左右领了钧旨，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，恰好府尹坐衙未退。高太尉干人，把林冲押到府前，跪在阶下。府干将太尉言语对府尹说了，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，放在林冲面前。府尹道：“林冲，你是个禁军教头，如何不知法度，手执利刃，故入节堂？这是该死的罪犯。”林冲便说了因由。

府尹听了林冲口词，且叫与了回文，一面取刑具枷杻来上了，推入牢里监下。就此日，府尹回来升厅，叫林冲除了长枷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，量地方远近，该配沧州牢城。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，贴上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。

两个人是董超、薛霸，二人领了公文，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。却遇林冲丈人说话，送了二人不少金子。不说丈人如何叫林冲宽心。只说董超、薛霸将金子分受人己，送回家中，取了行李包裹，拿了水火棍，便来使臣房里，取了林冲，监押上路。当日出得城来，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。宋时途路上客店人家，但是公人监押囚人来歇，不要房钱。当下董、薛二人，带林冲到客店里，歇了一夜。第二日天明起来，打火，吃了饮食，投沧州路上来。时遇六月天气，炎暑正热。林冲初吃棒时，倒也无事，次后三两日间，天道盛热，棒疮却发，又是个新吃棒的人，路上一步挨一步，走不动。

看看天色又晚，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。到得房内，两个公人放了棍棒，解下包裹。林冲也把包来解了，不等公人开口，去包裹取些碎银两，央店小二买些酒肉，杂些米来，安排盘馔，请两个防送公人坐了吃。董超、薛霸又添酒来，把林冲灌的醉了，和枷倒在一边。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，提将来，倾在脚盆内，叫道：“林教头，你也洗了脚好睡。”林冲挣的起来，被枷碍了，曲身不得。薛霸便道：“我替你洗。”林冲忙道：“使不得！”薛霸道：“出路人，那里计较的许多。”林冲不知是计，只顾伸下脚来，被薛霸只一按，按在滚汤里。林冲叫一声：“哎也！”急缩得起身，泡得脚面红肿了。

睡到四更，同店人都未起，薛霸起来，烧了面汤，安排打火做饭吃。林冲起来，吃了，又走不动。薛霸拿了水火棍，催促动身。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，耳朵并索儿却是麻编的，叫林冲穿。林冲看时，脚上满面都是燎浆泡，只得寻觅旧草鞋穿，那里去讨？没奈何，只得把新草鞋穿上。叫店小二算过酒钱。两个公人带了林冲出店，却是五更天气。林冲走不到三二里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，鲜血淋漓，正走不动，声唤不止。

看看正走不动了，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，一座猛恶林子，有名唤做野猪林，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，第一个险峻去处。宋时这座林子内，但有些冤仇的，使用些钱与公人，带到这里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。今日这两个公人，带林冲奔入这林子里来。董超道：“走了一五更，走不得十里路程，似此，沧州怎的得到？”薛霸道：“我也走不得了，且就林子里歇一歇。”

三个人奔到里面，解下行李包裹，都搬在树根头。林冲叫声：“呵也！”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。董超、薛霸道：“俺两个正要睡一睡，这里又无关锁，只怕你走了，我们放心不下，以此睡不稳。”林冲答道：“小人是个好汉，官司既已吃了，一世也不走。”薛霸道：“那里信得你说！要我们心稳，须得缚一缚。”林冲道：“上下要缚便缚，小人敢道怎的？”

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，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，紧紧的绑在树上。同董超两个，跳将起来，转过身来，拿起水火棍，看着林冲说道：“不是俺要结果你，自是前日来时，有那陆虞候，传着高太尉钧旨，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，立等金印回去回话。便多走的几日，也是死数，只今日就这里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。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，只是上司差遣，不由自己。你须精细着，明年今日是你周年。我等已限定日期，亦要早回话。”林冲见说，泪如雨下，便道：“上下，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你二位如何教得小人，生死不忘？”董超道：“说甚么闲话？教你不得！”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，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，可怜豪杰束手就死。

毕竟林冲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

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，望林冲脑袋上，便劈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薛霸的棍恰举起来，只见松树背后雷鸣

也似一声，一条铁杖飞将来，把这水火棍一隔，丢去九霄云外，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，喝道：“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！”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，穿一领皂布直裰，跨一口戒刀，提着禅杖，轮起来打两个公人。

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，认得是鲁智深。林冲连忙叫道：“师兄不可下手，我有话说。”智深听得，收住禅杖。两个公人呆了半晌，动弹不得。林冲道：“非干他两个事，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，分付他两个公人，要害我性命，他两个怎不依他？你若打杀他两个，也是冤屈。”

鲁智深扯出戒刀，把索子都割断了，便扶起林冲。

鲁智深喝道：“你这两个撮鸟！洒家不看兄弟面时，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，且看兄弟面皮，饶你两个性命。”就那里插了戒刀，又喝道：“你这两个撮鸟，快搀兄弟，都跟洒家来。”提了禅杖先走。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话，只扯林教头：“救俺两个。”依前背上包裹，拾了水火棍，扶着林冲，又替他掙了包裹，同退出林子来。

话休絮繁。两个公人被智深监押不离，行了十七八日，近沧州只有七十里路程，一路去都有人家，再无僻静处了。鲁智深打听得实了，就松林里少歇。智深对林冲道：“兄弟，此去沧州不远了，前路都有人家，别无僻净去处，洒家已打听实了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异日再得相见。”于是智深就此别去，自然交待两公人别再起歹心。

且说林冲三人行半里多路，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，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，中间捧着一位官人，骑一匹雪白卷毛马。林冲看了，寻思道：“敢是柴大官人么？”又不敢问他，只自肚里踌躇。只见那马上年少的官人，纵马前来问道：“这位带枷的是甚人？”林冲慌忙躬身答道：“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，姓林名冲，为因恶了高太尉，寻事发下开封府，问罪断遣，刺配此沧州。闻得前面酒店里说，这里有个招贤纳士好汉柴大官人，因此特来相投。不期缘浅，不得相遇。”那官人滚鞍下马，飞近前来，说道：“柴进有失迎迓。”就草地上便拜，林冲连忙答礼。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，同行到庄上来。那庄客们看见，大开了庄门。

不觉红日西沉，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，摆在桌上，抬在各人面前。柴进亲自举杯，把了三巡，坐下叫道：“且将汤来吃。”吃得一道汤，五七杯酒，只见庄客来报道：“教师来了。”柴进道：“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，快抬一张桌来。”林冲起身看时，只见那个教师人，歪戴着一顶头巾，挺着脯子，来到后堂。林冲寻思道：“庄客称他做教师，必是大官人的师父。”急急躬身唱喏道：“林冲谨参。”那人全不睬着，也不还礼。柴进说道：“凡人不可易相，休小觑他。”洪教头怪这柴进说“休小觑他”，便跳起身来道：“我不信他，他敢和我使一棒看，我便道他是真教头！”柴进大笑道：“也好，也好！林武师，你心下如何？”林冲道：“小人却是不敢。”洪教头心中忖量道：“那人必是不会，心中先怯了。”因此越要来惹林冲使棒。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，二者要林冲赢他，灭那厮嘴。柴进道：“且把酒来吃着，待月上来也罢。”

柴进乃言：“二位教头比试，非比其他，这锭银子，权为利物，若还赢的，便将此银子去。”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，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。洪教头深怪林冲来，又要争这个大银子，又怕输了锐气。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，吐个门户，唤做把火烧天势。林冲想道：“柴大官人心里，只要我赢他。”也横着棒，使个门户，吐个势，唤做拨草寻蛇势。洪教头喝一声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便使棒盖将人，林冲望后一退；洪教头赶人一步，提起棒，又复一棒下来。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，便把棒从地下一跳，洪教头措手不及，就那一跳里，和身一转，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膝盖骨上，撇了棒，扑地倒了。柴进大喜，叫：“快将酒来把盏！”众人一齐大笑。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？众庄客一头笑着，扶了洪教头，羞惭满面，自投庄外去了。

柴进携住林冲的手，再入后堂饮酒，叫将利物来，送还教师。林冲那里肯受，推托不过，只得收了。

柴进留林冲在庄上，一连住了几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相待。又住了五七日，两个公人催促要行。柴进又置席面相待送行，又写两封书，分付林冲道：“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，牢城管营，差拨，亦与柴进交厚，可将这两封书去下，必然看觑教头。”即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，送与林冲；又将银五两，赏发两个公人，吃了一夜酒。

次日天明三人取路投沧州来，将及午牌时候，已到沧州城里。打发那挑行李的回去，径到州衙里下了公文，当厅引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，当下收了林冲，押了回文，一面帖下，判送牢城营内来。两个公人自领了回文，相辞了，回东京去。不在话下。

话不絮烦。时遇隆冬将近，忽一日，林冲已牌时分，偶出营前闲走。正行之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林教头，如何却在这里？”林冲回头过来看时，见了那人。

毕竟林冲见了的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

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，忽然背后人叫，回头看时，却认得是酒生儿李小二。这李小二在东京时，林冲于他有大

· 水 ·

恩。

李小二就请林冲到家里坐定，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。两口儿欢喜道：“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，今日得恩人到来，便是从天降下。”林冲道：“我是罪囚，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。”李小二道：“谁不知恩人大名？休恁地说！但有衣服，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。”当时管待林冲酒食，至夜送回天王堂。次日又来相请。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来往，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里，与林冲吃。林冲因见他两口儿恭敬孝顺，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。

且把闲话休题，只说正话。光阴迅速，却早冬来。林冲的绵衣裙袄，都是李小二浑家整治缝补。忽一日，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，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，酒店里坐下，随后又一人闪入来。看时，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，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，也来坐下。李小二入来问道：“可要吃酒？”只见那个人，将出一两银子与小二道：“且收放柜上，取三四瓶好酒来，客到时，果品酒馔，只顾将来，不必要问。”李小二道：“官人请甚客？”那人道：“烦你与我去营里请管营差拨两个来说话，问时，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，商议些事务，专等专等。”

李小二应了，叫了管营差拨，自来门首叫老婆道：“大姐，这两个人来得不尴尬。”老婆道：“怎么的不尴尬？”

正说之时，阁子里叫将汤来。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，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。小二换了汤，添些下饭，又吃了半个时辰，算还了酒钱，管营、差拨先去了。次后那两个，低着头也去了。

转背没多时，只见林冲走将入店里来，说道：“小二哥，连日好买卖。”李小二慌忙道：“恩人请坐，小二却待正要寻恩人，有些要紧说话。”林冲听了小二诉说大惊道：“这三十岁的，正是陆虞候！那泼贱贼，敢来这里害我！休要撞着我，只教他骨肉为泥！”李小二道：“只要提防他便了。岂不闻古人言：‘吃饭防噎，走路防跌？’”

林冲大怒，离了李小二家，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，带在身上。前街后巷，一地里去寻。街上寻三五日，不见消耗，林冲也自心慢了。

到第六日，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，说道：“你来这里许多时，柴大官人面皮，不曾抬举得你。此间东门外十五里，有座大军草料场，每月但是纳草纳料的，有些常例钱取觅。原是一个老军看管，如今我抬举你去，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。你在那里囤几贯盘缠。你可和差拨便去那里交割。”林冲应道：“小人便去。”

话不絮烦。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，带了尖刀，拿了条花枪，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，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。正是严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。见了老军，老军便领着看了草场，交割完毕，老军自去，不消说。

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，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。屋后有一堆柴炭，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。仰面看那草屋时，四下里崩坏了，又被朔风吹撼，摇振得动。林冲道：“这屋如何过得一冬？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。”向了一回火，觉得身上寒冷，寻思：“方才老军所说，二里路外有那市井，何不去沽些酒来吃？”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，把花枪挑了酒葫芦，将火炭盖了。取毡笠子戴上，拿了钥匙出来，把草厅门拽上；出到大门首，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，带了钥匙，信步投东。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，迤逦背着北风而行。

那雪正下得紧，行不上半里多路，看见一所古庙，林冲顶礼道：“神明庇佑，改日来烧纸钱。”又行了一回，望见一簇人家，林冲住脚看时，见篱笆中，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。林冲径到店裏，主人道：“客人那里来？”林冲道：“你认得这个葫芦么？”主人看了道：“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。”林冲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店主道：“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，且请少坐；天气寒冷，且酌三杯，权当接风。”店家切一盘熟牛肉，烫一壶热酒，请林冲吃。又自买了些牛肉，又吃了数杯。就又买了一葫芦酒，包了那两块牛肉，留下些碎银子。把花枪挑着酒葫芦，怀内揣了牛肉，叫声相扰，便出篱笆门，仍旧迎着朔风回来。看那雪，到晚越下得紧了。

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，迎着北风，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，入内看时，只叫得苦。原来天理昭然，佑护善人义士，因这场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。那两间草厅，已被雪压倒了。林冲寻思：“怎地好？”放下花枪、葫芦在雪里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，搬开破壁子，探半身人去摸时，火盆内火种，都被雪水浸灭了。林冲把手床上摸时，只拽得一条絮被。

林冲钻将出来，见天色黑了，寻思：“又没打火处，怎生安排？”想起：“离了这半里路上，有个古庙可以安身。我且去那里宿一夜，等到天明，却作理会。”把被卷了，花枪挑着酒葫芦，依旧把门拽上、锁了，望那庙里来。人得庙门，再把门掩上，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，搬将过来，靠了门。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，就将怀中牛肉下酒。

正吃时，只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，林冲跳起身来，就壁缝里看时，只见草料场里火起，刮刮杂杂的烧着。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，却待开门来救火，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。林冲就伏门边听时，是三个人脚步声，直奔庙里来，用手推门，却被石头靠住了，再也推不开。

三人在庙檐下立地看火，数内一个道：“这条计好么？”一个应道：“端的亏管营、差拨两位用心！回到京师，禀过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。”

林冲听那三个人时，一个是差拨，一个是陆虞候，一个是富安。自思道：“天可怜见林冲！若不是倒了草厅，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！”轻轻把石头搬开，挺着花枪，左手拽开庙门，大喝一声：“泼贼那里去！”三个人都急要走时，惊得

· 浒 ·

一五

呆了，正走不动。林冲举手，胳膊的一枪，先搦倒差拨，陆虞候叫声：“饶命！”吓的慌了手脚，走不动。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，被林冲赶上，后心只一枪，又搦倒了。翻身回来，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，林冲喝声道：“奸贼，你待那里去！”劈胸只一提，丢翻在雪地上，把枪搠在地里，用脚踏住胸脯，身边取出那口刀来，便去陆谦脸上阁着，喝道：“泼贼，我自来又和你无甚冤仇，你如何这等害我？正是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！”陆虞候告道：“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，不敢不来。”林冲骂道：“奸贼，我与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来害我，怎不干你事？且吃我一刀！”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，在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，七窍迸出血来，将心肝提在手里。回头看时，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，林冲按住喝道：“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！且吃我一刀！”又早把头割下来，挑在枪上。回来，把富安、陆谦头都割下来。把尖刀插了，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，提入庙里来，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。再穿了白布衫，系了胳膊，把毡笠子带上，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。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。提了枪，便出庙门投东去。路上遇一伙庄客，讨酒不给，便打将起来，庄客自散去，林冲得了酒吃，起身走不过一里路，被朔风一掉，随着那山涧边倒了，那里挣得起来？大凡醉人一倒，便起不得。当时林冲醉倒在雪地上。

却说众庄客引了二十余人，拖枪拽棒，都奔草屋下看时，不见了林冲。却寻踪迹赶将来，只见倒在雪地里，花枪丢在一边。众庄客一齐上，就地拿起林冲来，将一条索缚了。趁五更时分，把林冲解投一个去处来。那去处不是别处，有分教：蓼儿洼内，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；水浒寨中，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。

毕竟看林冲被庄客解投甚处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

话说豹子头林冲，当夜醉倒在雪里地上，挣扎不起，被众庄客向前绑缚了，解送来一个庄院。只见一个庄客从院里出来，说道：“大官人未起，众人且把这厮高吊起在门楼下。”看看天色晓来，林冲酒醒，打一看时，果然好个大庄院。林冲大叫道：“甚么人敢吊我在这里？”那庄客听得叫，手拿柴棍，从门房里走出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厮还自好口！”那个被烧了髭须的老庄客说道：“休要问他，只顾打！等大官人起来，好生推问。”众庄客一齐上，林冲被打，挣扎不得，只叫道：“不妨事，我有分辩处。”只见一个庄客来叫道：“大官人来了。”林冲朦胧地见个官人，背叉着手，行将出来，至廊下问道：“你等众人打甚么人？”众庄客答道：“昨夜捉得个偷米贼人。”

那官人向前来看时，认得是林冲，慌忙喝退庄客，亲自解下，问道：“教头缘何被吊在这里？”众庄客看见，一齐走了。林冲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小旋风柴进，连忙叫道：“大官人救我！”柴进道：“教头为何到此，被村夫耻辱？”自此林冲只在柴进东庄上，住了五七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沧州牢城营里管营告：林冲杀死差拨、陆虞候、富安等三人，放火沿烧大军草料场。州尹大惊，随即押了公文帖，仰缉捕人员，将带做公的，沿乡历邑，道店村坊，画影图形，出三千贯赏钱，捉拿正犯林冲。看看挨捕甚紧，各处村坊讲动了。

且说林冲在柴大官人东庄上，听得这话，如坐针毡。俟柴进回庄，林冲便说道：“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，争奈官司追捕甚紧，排家搜捉，倘或寻到大官人庄上时，须负累大官人不好。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，求借林冲些小盘缠，投奔他处栖身。异日不死，当效犬马之报。”柴进道：“既是兄长要行，小人有个去处，作书一封，与兄长去如何？”林冲道：“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，教小人安身立命。只不知投何处去？”柴进道：“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，地名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是宛子城、蓼儿洼。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，为头的唤做‘白衣秀士’王伦，第二个唤做‘摸着天’杜迁，第三个唤做‘云里金刚’宋万。那三个好汉，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，打家劫舍，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，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，他都收留在彼。三位好汉，亦与我交厚，常寄书缄来。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，投那里人伙如何？”林冲道：“若得如此顾盼，最好。”

且说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，上路行了数十日，时遇暮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紧起，又见纷纷扬扬，下着满天大雪。林冲踏着雪只顾走，看看天色冷得紧切，渐渐晚了，远远望见枕溪靠湖，一个酒店，被雪漫漫地压着。林冲奔入那酒店里来，揭开芦帘，拂身入去，倒侧身看时，都是座头。便坐下要菜吃酒。

林冲吃了三四碗酒，只见店里一个人背叉着手，走出来门前看雪。

那汉道：“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，姓朱名贵，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，江湖上但叫小弟做‘旱地忽律’。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，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，但有财帛者，便去山寨里报知。曾有东京来的人，传说兄长的豪杰，不期今日得会。既有柴大官人书缄推荐，亦是兄长名震寰海，王头领必当重用。”又说好明晨五更时分上山。

睡到五更时分，朱贵自来叫林冲起来。洗漱罢，再取三五杯酒相待，吃了些肉食之类。此时天尚未明，朱贵把水

· 水 ·

亭上窗子开了，取出一张鹊画弓，搭上那一枝响箭，觑着对港败芦折苇里面射将去。林冲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朱贵道：“此是山寨里的号箭，少顷便有船来。”没多时，只见对过芦苇泊里，三五个小喽罗，摇着一只快船过来，径到水亭下。朱贵当时引了林冲，取了刀仗、行李下船。小喽罗把船摇开，望泊子里去，奔金沙滩来。到得岸边，朱贵同林冲上了岸。小喽罗背了包裹，拿了刀仗，两个好汉上山寨来。那几个小喽罗，自把船摇到小港里去了。

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，中间交椅上，坐着一个好汉，正是白衣秀士王伦，左边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迁，右边交椅上坐着云里金刚宋万。朱贵、林冲向前声喏了。林冲诉说愿投山寨事宜，王伦不依，非得林冲下山取某投名状。

王伦道：“与你三日限。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，便容你入伙，若三日内没时，只得休怪。”林冲应承了。当夜席散，朱贵相别下山，自去守店。岂料林冲同下守了两日，一无所获。

第三日天明起来，讨些饭食吃了，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，跨了腰刀，提了衠刀，又和小喽罗下山过渡，投东山路上来。林冲道：“我今日若还取不得投名状时，只得去别处安身立命！”两个来到山下东路林子里，潜伏等候。看看日头中了，又没一个人来。时遇残雪初晴，日色明朗，林冲提着衠刀，对小喽罗道：“眼见得又不济事了！不如趁早，天色未晚，取了行李，只得往别处去寻个所在！”小校用手指道：“好了，兀的不是一个人来。”林冲看时，叫声：“惭愧！”只见那个人远远在山坡下，望见行来；待他来得较近，林冲把衠刀杆剪了一下，蓦地跳将出来。那汉子见了林冲，叫声：“阿也！”撇了担子，转身便走。林冲赶将去，那里赶得上？那汉子闪过山坡去了。林冲道：“你看我命苦么？等了三日，甫能等得一个人来，又吃他走了！”小校道：“虽然不杀得人，这一担财帛可以抵当。”林冲道：“你先挑了上山去，我再等一等。”小喽罗先把担儿挑出林去。

不多时只见山坡下转出一个大汉来，林冲见了，说道：“天赐其便！”只见那人挺着朴刀，大叫如雷，喝道：“泼贼，杀不尽的强徒！将俺行李那里去！洒家正要捉你这厮们，倒来拔虎须！”飞也似踊跃将来。林冲见他来得势猛，也使步迎他。

毕竟来与林冲斗的正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

话说林冲打一看时，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，上撒着一把红缨；穿一领白段子征衫，系一条纵线绦；下面青白间道行缠，抓着裤子口，獐皮袜，带毛牛膀靴；跨口腰刀，提负朴刀；生得七尺五六身材，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，腮边微露些少赤须；把毡笠子抓在脊梁上，坦开胸脯；带着抓角儿软头巾，挺手中朴刀，高声喝道：“你那泼贼！将俺行李财帛那里去了？”林冲正没好气，那里答应，睁圆怪眼，倒竖虎须，挺着朴刀抢将来，斗那个大汉。

此时浅雪初晴，薄云方散，溪边踏一片寒冰，岸畔涌两条杀气。一往一来，斗到三十来合，不分胜败。两个又斗了十数合，正斗到分际，只见山高处叫道：“两位好汉，不要斗了。”林冲听得，蓦地跳出圈子外来。两个收住手中朴刀，看那山顶上时，却是白衣秀士王伦和杜迁、宋万，并许多小喽罗，走下山来，将船渡过了河，说道：“两位好汉，端的好两口朴刀，神出鬼没！这个是俺的兄弟豹子头林冲。青面汉，你却是谁？愿通姓名。”那汉道：“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，五侯杨令公之孙，姓杨名志，流落在此关西。”王伦道：“你莫是绰号唤做‘青面兽’的？”杨志道：“洒家便是。”王伦道：“既然是杨制使，就请到山寨吃三杯水酒，纳还行李如何？”

杨志听说了，只得跟了王伦一行人等过了河。

话休絮烦。酒至数杯，王伦心里想道：“若留林冲，实形容得我们不济，不如我做个人情，并留了杨志，与他作敌。”便留杨志，杨志答道：“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，只是洒家有个亲眷，见在东京居住，前者官事连累了他，不曾酬谢得他，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，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，如不肯还，杨志空手也去了。”王伦笑道：“既是制使不肯在此，如何敢勒逼人伙？且请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杨志大喜。当日饮酒到二更方歇，各自去歇息了。

不说王伦留了林冲坐第四把交椅。只说杨志出了大路，寻个庄家挑了担子，发付送担子的小喽罗自回山寨。杨志取路，不数日，来到东京。去殿帅府交待，却被高太尉赶将了出来。

在客店里又住几日，盘缠都使尽了。杨志寻思道：“却是怎地好？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，从来跟着洒家，如今事急无措，只得拿去街上货卖，得千百贯钱钞，好做盘缠，投往他处安身。”当日将了宝刀，插了草标儿，上市去卖。走到马行街内，立了两个时辰，并无一个人问。将立到晌午时分，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。

杨志立未久，只见两边的人，都跑入河下巷内去躲。杨志看时，只见都乱窜，口里说道：“快躲了！大虫来也！”杨志看那人时，原来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，叫做“没毛大虫”牛二，专在街上撒泼、行凶、撞闹，连为几头官司，开封府也治他不下，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，都躲了。

· 浒 ·

一七

却说牛二抢到杨志面前，就手里把那口宝刀扯将出来，问道：“汉子，你这刀要卖几钱？”杨志道：“祖上留下宝刀，要卖三千贯。”牛二喝道：“什么鸟刀，要卖许多钱！我三十文买一把，也切得肉，切得豆腐。你的鸟刀有甚好处，叫做宝刀？”杨志道：“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，这是宝刀。”牛二道：“怎地唤做宝刀？”杨志道：“第一件，砍铜剁铁，刀口不卷。第二件，吹毛得过。第三件，杀人刀上没血。”牛二道：“怎地杀人刀上没血？”杨志道：“把人一刀砍了，并无血痕，只是个快。”牛二道：“我不信，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。”牛二一个劲胡缠，杨志气愤，二人便厮打起来，牛二来抢杨志，杨志霍地躲过，拿着刀，抢入来，一时性起，望牛二额根上搠个着，扑地倒了。杨志赶入去，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，血流满地，死在地上。杨志叫道：“洒家杀死这个泼皮，怎肯连累你们！泼皮既已死了，你们都来同洒家去官府里出首。”坊隅众人，慌忙拢来，随同杨志，径投开封府出首。

正值府尹坐衙，杨志拿着刀，和地方邻舍众人都上厅来，一齐跪下，把刀放在面前。三推六问，却招做“一时斗殴杀伤，误伤人命”。待了六十日限满，当厅推司禀过府尹，将杨志带出厅前，除了长枷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唤个文墨匠人，刺了两行金印，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。

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最有权势。那留守唤做梁中书，讳世杰，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。当日是二月初九日，留守升厅，两个公人解杨志到留守司厅前，呈上开封府公文，梁中书看了。原在东京时，也曾认得杨志，当下一见了，备问情由。杨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复职，使尽钱财，将宝刀货卖，因而杀死牛二的实情，通前一一告禀了。梁中书听得大喜，当厅就开了枷，留在厅前听用。押了批回与两个公人，自回东京。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杨志自在梁中书府中，早晚殷勤听候使唤。梁中书见他勤谨，有心要抬举他，欲要迁他做个军中副牌，月支一分请受。只恐众人不伏，因此传下号令，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，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，演武艺。

梁中书叫取一匹战马来，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应付军器，教杨志披挂上马，与周谨比试。杨志去厅后，把夜来衣甲穿了，拴束罢，带了头盔、弓、箭、腰刀，手拿长枪上马，从厅后跑将出来。梁中书看了道：“着杨志与周谨先比枪。”周谨怒道：“这个贼配军，敢来与我交枪！”谁知恼犯了这个好汉，来与周谨斗武。

毕竟杨志与周谨比试，引出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

话说当时周谨、杨志两个勒马，在于旗下，正欲出战交锋，只见兵马都监闻达喝道：“且住！”自上厅来禀复梁中书道：“复恩相：论这两个比武武艺，虽然未见本事高低，枪刀本是无情之物，只宜杀贼剿寇，今日军中自家比试，恐有损伤，轻则残疾，重则致命，此乃于军不利。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，各用毡片包裹，地下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马，都与皂衫穿着。但是枪杆厮搠，如白点多者，当输。”梁中书道：“言之极当。”随即传令下去。

两个领了言语，向这演武厅后去了枪尖，都用毡片包了，缚成耳朵，身上各换了皂衫，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，再各上马，出到阵前。那周谨跃马挺枪，直取杨志；这杨志也拍战马，捻手中枪，来战周谨。两个在阵前，来来往往，番番复复，搅做一团，纽做一块。鞍上人斗人，坐下马斗马。两个斗了四五十合，看周谨时，恰似打翻了豆腐的，斑斑点点，约有三五十处；看杨志时，只有左肩膊上一点白。

杨志神色不动，下了马，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，充其职役。不想阶下左边转上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休要谢职，我和你两个比试！”杨志看那人时，身材七尺以上长短，面圆耳大，唇阔口方，腮边一部落腮胡须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直到梁中书面前声了喏，禀道：“周谨患病未痊，精神不到，因此误输与杨志。小将不才，愿与杨志比试武艺，如若小将折半点便宜与杨志，休教截替周谨，便教杨志替了小将职役，虽死而不怨。”梁中书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。为是他性急，撮盐入火，为国家面上，只要争气，当先厮杀，以此人都叫他做“急先锋”。

梁中书随即唤杨志上厅问道：“你与索超比试武艺如何？”杨志禀道：“恩相将令，安敢有违！”二人得令，纵马出阵，都到教场中心，两马相交，二般兵器并举。索超忿怒，轮手中大斧，拍马来战杨志；杨志逞威，捻手中神枪，来迎索超。两个在教场中间，将台前面，二将相交，各赌平生本事。一来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四条臂膊纵横，八只马蹄撩乱。两个斗到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。两边众军官看了，喝采不迭；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：“我们做了许多年军，也曾出了几遭征，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！”李成、闻达在将台上，不住声叫道：“好斗！”梁中书叫取两锭白银，两副表里，来赏赐二人，就叫军政司，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，便叫贴了文案，从今日便参了他两个。

且把这闲话丢过，只说正话。自东郭演武之后，梁中书十分爱惜杨志，早晚与他并不相离，月中又有一分请受，自渐渐地有人来结识他。那索超见了杨志手段高强，心中也自钦伏。却说这时梁夫人提及父亲蔡京生日，梁中书正为何人解送生辰纲发愁，因前几次生辰纲都被强人劫去。

· 水 ·

却说山东济州郓城县，新到任一个知县，姓时，名文彬，当日升厅公座，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。知县随即叫唤尉司捕盗官员，并两个巡捕都头。本县尉司管下，有两个都头：一个唤做步兵都头，一个唤做马兵都头。这马兵都头姓朱名全，身長八尺四五，有一部虎须髯，长一尺五寸；面如重枣，目若朗星，似关云长模样，满县人都称他做“美髯公”。原是本地富户，只因他仗义疏财，结识江湖上好汉，学得一身好武艺。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，身長七尺五寸，紫棠色面皮，有一部扇圈胡须，为他膂力过人，能跳三二丈阔涧，满县人都称他做“插翅虎”。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，后来开张碓房，杀牛放赌，虽然仗义，只有些心地匾窄，也学得一身好武艺。

那朱全、雷横两个，专管擒拿贼盗。当日知县呼唤两个上厅来，声了喏，取台旨。知县道：“我自到任以来，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，贼盗聚众打劫，拒敌官军，亦恐各乡村盗贼猖狂，小人甚多。今唤你等两个，休辞辛苦，与我带本管土兵人等，一个出西门，一个出东门，分投巡捕。若有贼人，随即剿获申解，不可扰动乡民。体知东溪村山上，有株大红树叶，别处皆无，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里呈纳，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。若无红叶，便是汝等虚妄，定行责罚不恕。”两个都头领了台旨，各自回归，点了本管土兵，分投自去巡察。

不说朱全引入西门自去巡捕，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出东门，绕村巡察，遍地里走了一遭，回到东溪村山上，众人采了那红叶，就下村来。行不到三二里，早到灵官庙前，见殿门不关，雷横道：“这殿里又没有庙祝，殿门不关，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？我们直入去看一看。”众人拿着火，一齐照将人入来，只见供桌上，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。天道又热，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，枕在项下，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。雷横看了道：“好怪，好怪！知县相公忒神明，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！”大喝一声，那汉却待要挣扎，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，把那汉子一条索子绑了，押出庙门，投一个保正庄上来。不是投那个去处，有分教：东溪村里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；郓城县中，寻十万贯金珠宝贝。

毕竟雷横拿住那汉，投解甚处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

话说当时雷横来到灵官殿上，见了这条大汉，睡在供桌上，众土兵上前，把条索子绑了，捉离灵官殿来。天色却早，是五更时分，雷横道：“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，讨些点心吃了，却解去县里取问。”一行众人，却都奔这保正庄上来。

原来那东溪村保正，姓晁名盖，祖是本县本乡富户，平生仗义疏财，专爱结识天下好汉，但有人来投奔他的，不论好歹，便留在庄上住；若要去处，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。最爱刺枪使棒，亦自身强力壮，不要妻室，终日只是打熬筋骨。晁盖独霸在那村坊，人称“托塔天王”，江湖都闻他名字。

那早雷横并土兵，押着那汉，来到庄前敲门。庄里庄客闻知，报与保正。

晁盖接着一头，相待雷横吃酒，一面自肚里寻思：“村中有甚小贼，吃他拿了？我且自去看是谁。”晁盖把灯照那人脸上，紫黑阔脸，鬓边一搭碓砂记，上面生一片黑黄毛。那汉见人来，便说自己来村投一好汉叫晁保正的，说一宗富贵。晁盖道：“你且住，只我便是晁保正，却要我教你，你只认我做娘舅之亲。少刻，我送雷都头那人出来时，你便叫我做阿舅，我便认你做外甥，只说四五岁离了这里，今番来寻阿舅，因此不认得。”那汉道：“若得如此救护，深感厚恩，义士提携则个！”

当时晁盖提了灯笼，自出房来，仍旧把门拽上。急入后厅来见雷横，说道：“甚是慢客。”雷横道：“多多相扰，理甚不当。”晁盖道：“却罢，也送到庄门口。”两个同走出来。那伙土兵众人都得了酒食，吃得饱了，各自拿了枪棒，便去门房里解了那汉，背剪缚着，带出门外。

晁盖见了，说道：“好条大汉！”雷横道：“这厮便是灵官庙里捉的贼，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那汉叫一声：“阿舅，救我则个！”晁盖假意看他一看，喝问道：“兀的这厮不是王小三么？”那汉道：“我便是，阿舅救我。”既是舅甥相认，两都头也只得给个方便放了好汉。

晁盖却同那汉到后轩下，取几件衣裳与他换了，取顶巾中与他戴了，便问那汉姓甚名谁，何处人氏。那汉道：“小人姓刘，名唐，祖贯东潞州人氏，因这鬓边有这搭碓砂记，人都唤小人做‘赤发鬼’。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，昨夜晚了，因醉倒庙里，不想被这厮们捉住，绑缚了来。今日幸得在此，哥哥坐定，受刘唐四拜。”拜罢，晁盖道：“你且说送一套富贵与我。见在何处？”刘唐道：“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，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，送上东京，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。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，取之何碍！便可商议个道理，去半路上取了，天理知之，也不为罪。闻知哥哥大名，是个真男子，武艺过人。小弟不才，颇也学得本事，休道三五个汉子，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，拿条枪，也

· 浒 ·

一九

夫妻两个笑道：“我们因有挂心，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，他这四个，如何省的我心里事。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，不说你这四个男女，更有四十个，也近他不得！”那四个捣子，只顾磕头。武松唤起他来说道：“既然他们没钱去赌，我赏你些。”便把包裹打开，取十两碎银，把与四人将去分。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。张青看了，也取三三两两银子，赏与他们四个自去分了。

张青道：“贤弟不知我心！从你去后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，或早或晚回来，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，但凡拿得行货，只要活的。那厮们慢仗些的，趁活捉了，敌他不过的，必致杀害。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，只与他挠钩套索。方才听得说，我便心疑，连忙分付等我自来看，谁想果是贤弟！”孙二娘道：“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，又是醉了赢他，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！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，尝说到这里，却不知向后的事。叔叔困倦，且请去客房里将息，却再理会。”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。两口儿自去厨下，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，管待武松。不移时，整治齐备，专等武松起来相叙。

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，也有躲得过的，直到五更才敢出来。众人叫起里面亲随，外面当直的军牢，都来看视，声张起来。街坊邻舍，谁敢出来？捱到天明时分，却来孟州府里告状。知府听说罢，大惊，火速差人下来。简点了杀死人数，行凶人没去处，填画了图像格目，回府里禀覆知府道：“先从马院里人来，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，有脱下旧衣二件。次到厨房里灶下，杀死两个丫鬟，厨门边，遗下行凶缺刀一把。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，并亲随二人。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，与蒋门神二人。白粉壁上，衣襟蘸血，大写八字道：‘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。’楼下搠死夫人一口，在外搠死玉兰一口，奶娘二口，儿女三口。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，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。”知府看罢，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，点起军兵并缉捕人员，城中坊厢里正，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。

次日，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，告称：“杀死四人在浦内，见有杀人血痕在飞云浦桥下，尸首俱在水中。”知府接了状子，当差本县县尉下来，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，都简验了。两个是本府公人，两个自有苦主，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，尽来告状，催促捉拿凶首偿命。城里闭门三日，家至户到，逐一挨察；五家一连，十家一保，那里不去搜寻？知府押了文书，委官下该管地面，各乡、各保、各都、各村，尽要排家搜捉，缉捕凶首。写了武松乡贯、年甲、貌相模样，画影图形，出三千贯信赏钱。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，赴州告报，随文给赏。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，事发到官，与犯人同罪。遍行邻近州府，一同缉捕。

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，将息了三五日，打听得事务剌一般紧急，纷纷攘攘，有做公人出城来，各乡村缉捕。张青知得，只得对武松说道：“二哥，不是我怕事，不留你久住。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，排门挨户，只恐明日有些疏失，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。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，在先也曾对你说来，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？”武松道：“我这几日也曾寻思，想这事必然要发，如何在此安得身牢？止有一个哥哥，又被嫂嫂不仁害了。甫能来到这里，又被人如此陷害。祖家亲戚都死了，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，叫武松去，我如何不肯去？只不知是那里面？”张青道：“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，我哥哥鲁智深，和甚么青面兽好汉杨志，在那里打家劫舍，霸着一方落草。青州官军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贤弟只除那里去安身，方才免得，若投别处去，终久要吃拿了。张青便与武松一纸书，要他投二龙山去。

只见母药叉孙二娘，指着张青说道：“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？前面定吃人捉了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，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？如何便吃人捉了？”孙二娘道：“阿叔，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，出三千贯信赏钱，画影图形，明写乡贯年甲，到处张挂。阿叔脸上，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，走到前路，须赖不过。”张青道：“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。”孙二娘笑道：“天下只有你乖，你说这痴话，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？我却有个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既要逃灾避难，如何依不得？”孙二娘大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叔叔却不要嗔怪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说的定依。”

孙二娘道：“二年前，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，吃我放翻了，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。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，一身衣服，一领皂布直裰，一条杂色短穗缘，一本度牒，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，一个沙鱼皮鞘子，插着两把雪花铁钉打成的戒刀。这刀时常半夜里鸣喇得响，叔叔前番也曾看见。今既要逃难，只除非把头发剪了，做个行者，须遮得额上金印，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，年甲貌相，又和叔叔相等，却不是前世前缘？叔叔便应了他的名字，前路去，谁敢来盘问？这件事好么？”张青拍手道：“二娘说得是，我到忘了这一着。二哥，你心里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这个也使得，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样。”张青道：“我且与你扮一扮看。”张青、孙二娘看了，两个喝采道：“却不是前生注定！”武松讨面镜子照了，自哈哈大笑起来。张青道：“二哥为何大笑？”武松道：“我照了自也好笑，不知何故做了行者。大哥，便与我剪了头发。”张青拿起剪刀，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。

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，便收拾包裹要行。张青又道：“二哥，你听我说，好像我要便宜。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，留下在这里，我换些零碎银两，与你路上去做盘缠，万无一失。”武松道：“大哥见得分明。”尽把出来与了张青，换了一包散碎金银，都拴在缠袋内，系在腰里。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，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，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，当晚都收拾了。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，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，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。武松临行，张青又分付道：“二哥于路小心在意，凡事不可托大，酒要少吃，休要与人争闹，也做些出家人行径。诸事不可躁性，省得被人看破了。如到了二龙山，便可写封回信寄来，我夫妻两个在这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敢怕随后收拾家私，也来山上入伙。二哥保重，保重，千万拜上鲁、杨二头领。”

武松辞了出门，插起双袖，摇摆着便行。张青夫妻看了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个行者！”当晚武行者离了大树十字坡，便落路走。此时是十月间天气，日正短，转眼便晚了。约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见一座高岭。武行者趁着月明，一步步上岭来，料道只是初更天色。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，见月从东边上来，照得岭上草木光辉。正看之间，只听得前面

· 水 ·

花荣仍请宋江在居中坐了，秦明道：“好。”秦明、花荣及三位好汉，依次都坐，大吹大擂饮酒，商议打清风寨一事。秦明道：“这事容易，不须众弟兄费心。黄信那人，亦是治下，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，三乃和我过的最好。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，一席话，说他入伙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宝眷，拿了刘高的泼妇，与仁兄报仇雪恨，作进见之礼如何？”宋江大喜道：“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，却是多幸多幸！”当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次日早起来，吃了早饭，都各各披挂了。秦明上马，先下山来，拿了狼牙棒，飞奔清风镇来。

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，发放镇上军民，点起寨兵，晓夜堤防，牢守栅门；又不敢出战，累累使人探听，不见青州调兵策应。当日只听得报道：“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，叫开栅门。”黄信听了，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，果是一人一骑，又无伴当。黄信便叫开栅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秦总管内来，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。请上厅来，叙礼罢，黄信便问道：“总管缘何单骑到此？”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等情，后说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，疏财仗义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钦敬他？如今见在清风山上，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。你又无老小，何不听我言语，也去山寨入伙，免受那文官的气。”黄信答道：“既然恩官在彼，黄信安敢不从？只是不曾听说有宋公明在山上，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，自何而来？”秦明笑道：“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。他怕说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认说是张三。”黄信听了，跌脚道：“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，路上也自放了他。一时见不到处，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，险不坏了他性命！”

秦明、黄信两个，正在公厅内商量起身，只见寨兵报道：“有两路军马，鸣锣擂鼓，杀奔镇上来！”秦明、黄信听得，都上了马，前来迎敌。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，只见尘土蔽日，杀气盖天。

毕竟秦明、黄信怎地迎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

当下秦明和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，望见两路来的军马，却好都到：一路是宋江、花荣，一路是燕顺、王矮虎，各带一百五十余人。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，大开寨门，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。宋江早传下号令：休要害一个百姓，休伤一个寨兵。叫先打入南寨，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。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。小喽罗尽把应有家私、金银、财物、宝货之资，都装上车子。再有马匹牛羊，尽数牵了。花荣自到家中，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，搬取妻小、妹子。内有清风镇上人数，都发还了。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众人接着，相见了。

王矮虎拿得那妇人，将去藏在自己房内。燕顺便问道：“刘高的妻，今在何处？”王矮虎答道：“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。”燕顺道：“与却与你，且唤他出来，我有一句话说。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要问他。”王矮虎便唤到厅前。那婆娘哭着告饶，宋江喝道：“你这泼妇，我好意教你下山，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，你如何反将冤报？今日擒来，有何理说？”燕顺跳起身来便道：“这等淫妇，问他则甚？”拔出腰刀，一刀挥为两段。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，心中大怒，夺过一把朴刀，便要同燕顺交并，宋江等起身来劝住。宋江便道：“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。兄弟，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，教他夫妻团圆完聚，尚兀自转过脸来，叫丈夫害我。贤弟，你留在身边，久后有损无益。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，教贤弟满意。”燕顺道：“兄弟便是这等寻思，不杀他，只后必被他害了。”王矮虎被众人劝了，默默无言。燕顺喝叫打扫过尸首血迹，且排筵席庆贺。

次日，花荣请宋江、黄信主婚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做媒执伐，把妹子嫁与秦明，一应礼物，都是花荣出备。吃了三五日筵席。

五七日后，小喽罗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，奏说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剿。”众人听罢，商量道：“此间小寨，不是久恋之地。倘或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”众好汉都道：“愿闻良策。”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。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”秦明道：“既然有这个去处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个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”宋江大笑，却把这劫生辰纲金银一事，直说到：“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婆惜，逃去在江湖上。”秦明听了大喜道：“恁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，事不宜迟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”

只就当日商量定了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，把老小并金银财物、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装载车子上，共有三二百匹好马。小喽罗们有不愿去的，资发他些银两，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。有愿去的，编入队里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，通有三百人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去做收捕梁山泊的官军。山上都收拾得停当，装上车子，放起火来，把山寨烧作光地，分为三队下山。宋江便与花荣引着四五十人，三五十骑马，簇拥着五七辆车子，老小队仗先行。秦明、黄信引领八九十四马，和这应用车子，作第二起。后面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三个，引着四五十匹马，一二百人。离了清风山，

· 浒 ·

六七

脱身。右边一带交椅上，却是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、吕方、郭盛、石勇。列两行坐下，中间焚起一炉香来，各设了誓。

当日酒至半酣，食供数品，众头领都道：“且去山前闲玩一回，再来赴席。”当下众头领相谦相让，下阶闲步乐情，观看山景。行至寨前第三关上，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嘹唳。花荣寻思道：“晁盖却才意思不信我射断绒绦，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，教他们众人看，日后敬伏我。”把眼一观，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，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，在手看时，却是一张泥金鹊画细弓，正中花荣意。急取过一枝好箭，便对晁盖道：“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绦，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。远远的有一行雁来，花荣未敢夸口，这枝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。射不中时，众头领休笑。”花荣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亲切，望空中只一箭射去，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，直坠落山坡下。急叫军士取来看时，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。晁盖和众头领看了，尽皆骇然，都称花荣做“神臂将军”。吴学究称赞道：“休言将军比小李广，便是养由基也不及神手，真乃是山寨有幸！”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。众头领再回厅上筵会，到晚各自歇息。次日，山寨中又再备了宴席，议定了坐次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，连夜赶归。当日申牌时候，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。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。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，眼泪暗流，张社长问道：“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，今日且喜归来，如何尊颜有些烦恼，心中为甚不乐？且喜官事已遇赦了，必是减罪了。”宋江答道：“老叔自说得是。家中官事且靠后，只如一个生身老父死了，如何不烦恼？”张社长大笑道：“押司真个也是作耍？令尊太公却才在我这里吃酒了回去，只有半个时辰来去，如何却说这话？”宋江道：“老叔休要取笑小侄。”便取出家书，教张社长看了。“兄弟宋清明明写道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死了，专等我归来奔丧。”张社长看罢，说道：“呸！那得这般事！只午时前后，和东村王太公在我这里吃酒了去，我如何肯说谎？”宋江听了，心中疑影，没做道理处。寻思了半晌，只等天晚，别了社长，便奔归家。

入得庄门看时，没些动静。庄客见了宋江，都来参拜，宋江便问道：“我父亲和四郎有么？”庄客道：“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，今得归来，却是欢喜。方才和东村里王社长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了回来，睡在里面房内。”宋江听了大惊，撇了短棒，径入草堂上来，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。宋江见他果然不戴孝，心中十分大怒，便指着宋清骂道：“你这忤逆畜生，是何道理！父亲见今在堂，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，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，一哭一个昏迷？你做这等不孝之子！”

宋清却待分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宋太公来叫道：“我儿，不要焦躁，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。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，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死了，你便归来得快。我又听得人说，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，又怕你一时被人掳掠落草去了，做个不忠不孝的人。为此急急寄书去，唤你归家。又得柴大官人那里来的石勇，寄书去与你。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，不干四郎之事，你休埋怨他。我恰才在张社长店里回来，睡在房里，听得是你归来了。”宋江听罢，纳头便拜太公，忧喜相半。宋江又问父亲道：“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已经赦宥，必然减罪。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。”宋太公道：“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，多得朱全、雷横的气力，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，再也不曾来勾扰。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？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，已降下一道赦书，应有民间犯了大罪，尽减一等科断，俱已行开各处施行。便是发露到官，也只该个徒流之罪，不到得害了性命。且由他，却又另作道理。”宋江又问道：“朱、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？”宋江说道：“我前日听得说来，这两个都差出去了。朱全差往东京去，雷横不知差到哪里去了。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撮公事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我儿远路风尘，且去房里将息几时。”合家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天色看看将晚，玉兔东生。约有一更时分，庄上人都睡了。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。看时，四下里都是火把，团团围住宋家庄，一片声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宋江！”太公听了，连声叫苦。

毕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

话说当时宋太公搬个梯子上墙来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，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，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，却是弟兄两个，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，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。若是不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。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赖得过？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！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。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必当减罪。求告这厮们做甚么？赵家那厮是个刁徒，如今暴得做个都头，知道甚么义理！他又和孩儿没人情，空自求他。”宋太公哭道：“是我苦了孩儿。”宋江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官司见了，到是有幸。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，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，打在网上，如何能覩见父亲面？便断

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，与他寸步不离。

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，分两行坐下；小头目一面斟酒。先是晁盖把盏了，向后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起至白胜，把盏下来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相谢道：“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。宋江是个得罪囚人，不敢久停，只此告辞。”晁盖道：“仁兄，直如此见怪？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，多与他些金银，发付他回去，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，不得治罪于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兄这话休题。这等不是抬举宋江，明明的是苦我。家中上有老父在堂，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，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，负累了他？前者一时乘兴，与众位来相投，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，指引回家。父亲说出这个缘故，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。急断配出来，又频频嘱咐。临行之时，又千叮万嘱，教我休为快乐，苦害家中，免累老父惶惶惊恐。因此父亲明明教训宋江，小可不争随顺了，便是上逆天理、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，在世虽生何益？如不肯放宋江下山，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便拜倒在地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扶起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，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，明日早送下山。”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，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教去了枷，也不肯除，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。当晚住了一夜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，取路投江州来。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，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，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，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。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两个公人说道：“好了！过得这条揭阳岭，便是浔阳江。到江州却是水路，相去不远。”宋江道：“天色温暖，趁早走过岭去，寻个宿头。”公人道：“押司说得是。”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。

行了半日，巴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，背靠悬崖，门临怪树，前后都是草房。去那树阴之下，挑出一个酒旆儿来。宋江见了，心中欢喜，便与公人道：“我们肚里正饥渴哩！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，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。”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

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，宋江叫道：“怎地不见有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，赤色虬须，红丝虎眼，头上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布背心，露着两臂，下面围一条布手巾。看着宋江三个人，唱个喏道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们走得肚饥，你这里有甚么肉卖？”那人道：“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客人，休怪说，我这里岭上卖酒，只是先交了钱，方才吃酒。”宋江道：“倒是先还了钱吃酒，我也喜欢。等我先取银子与你。”宋江便去打开包裹，取出些碎银子。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瞅着，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。接了宋江的银子，便去里面舀一桶酒，切一盘牛肉出来，放下三只大碗、三双箸，一面筛酒。三个人一头吃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如今江湖上歹人多，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：酒肉里下了蒙汗药，麻翻了，劫了财物，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。”“我只是不信，那里有这话！”那卖酒的人笑道：“你三个说了，不要吃，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。”宋江笑道：“这个大哥瞧见我们说着麻药，便来取笑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去煮来。”那人煮熟了，将来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？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，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嘴角边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，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，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光着眼，都面面厮觑，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

酒店里那人道：“惭愧！好几日没买卖，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。”先把宋江倒拖了，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放在剥人凳上。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人去。那人再来，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。解开看时，都是金银。那人自道：“我开了许多年酒店，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。量这等一个罪人，怎地有许多财物？却不是从天降下，赐与我的！”那人看望包裹，却再包了，且去门前，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。

立在门前看了一回，不见一个男女归来。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却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，那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“我们特地上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程途日期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不见到，正不知在那里耽搁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大哥却是谁？”那大汉道：“等个奢遮的好男子。”那人问道：“甚么奢遮的好男子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敢也闻他的大名。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那人又问道：“他却因甚打这里过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本不知。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，说道：‘郓城县宋押司宋江，不知为甚么事发在济州府，断配江州牢城。’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，别处又无路。他在郓城县时，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，今次正从这里经过，如何不结识他？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，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。就望你一望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地，捉得三个行货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”那大汉连忙问道：“不曾动手么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方才拖进作房去，等火家未回，不曾开剥。”那大汉道：“等我认他一认。”

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，颠倒头放在地下。那大汉看见宋江，却又不认得。相他脸上金印，又不分晓。没可寻思处，猛想起道：“且取公人的包裹来，我看他公文便知。”那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，见了一锭大银，又有若干散碎银两。解开文书袋来，看了差批，众人只叫得：“惭